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三毛流浪记

——劳苦大众，亲如一家

e-BOOK
网络资源 学校专集



三毛跟玩把戏的师父分开后，又成了没处去的流浪儿。他刚走到弄堂口，就看到两个孩子在打架。一个大个儿的把一个小个儿的摁在身底下，抡着拳头使劲地打。躺在地上的小孩想反击，可就是够不着，急得直哭。两个孩子都穿得挺破，旁边还倒着一个捡破烂的筐子。



三毛一看是小孩欺负小孩，就生气了。他上去一把揪住了大孩子的后脖领子，使劲一拉，大孩子没防备，就松了手。小孩子赶快从地上爬起来，用小手抹眼泪。



三毛拉过那大孩子说：“瞧你比他高一头，干吗还打他？”大孩子不服气地说：“你管得着吗？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。”三毛可气坏了，“怎么管不着？看你还敢欺负人？”他解下线衣，往筐子上一摔，一拳就把那孩子打了个仰面朝天，半天起不来。



三毛对挨打的小孩说：“咱们走！”三毛一问才知道，这个小孩叫阿根，家很穷，爸爸蹬三轮，妈妈帮人家缝补衣裳。今天要不是遇见三毛，好容易拣的一点东西，又得让那大孩子抢走。

他听说三毛没家，就亲热地说，上我家去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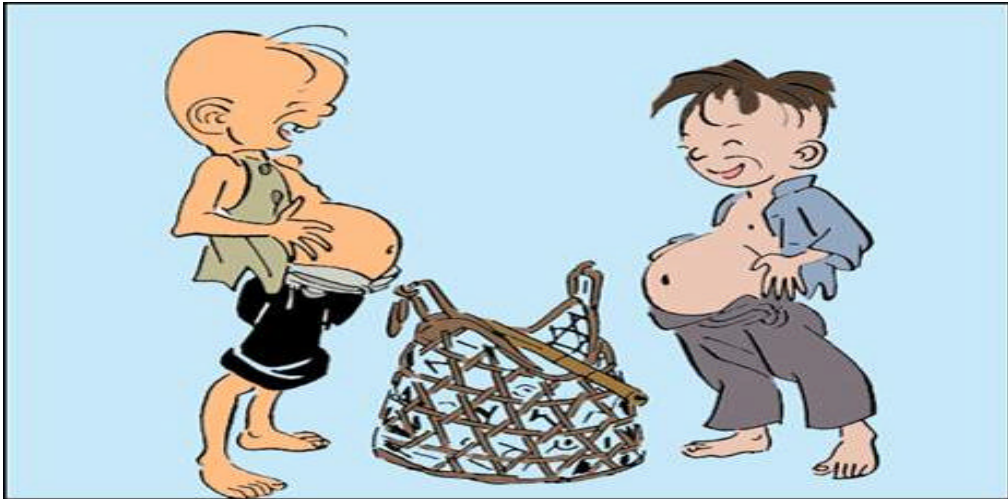


三毛正发愁没地方去，一听阿根让去他家，高兴地点头说：“好吧，我去了帮你家干活。”三毛穿着一件长袖线衣，走路走多了，就热得满头大汗。他见一个挑担收破烂的老头儿走来，三毛干脆用长袖线衣跟老头儿换了一件背心，老头还找给了三毛一点钱。



三毛拿了钱要请阿根吃顿饭。他们走到一个卖大饼和茶水的小摊前，买了两块大饼和两大碗茶。茶倒还温乎，饼可是凉的。

他们可不管这些，大口吃起来，吃得真香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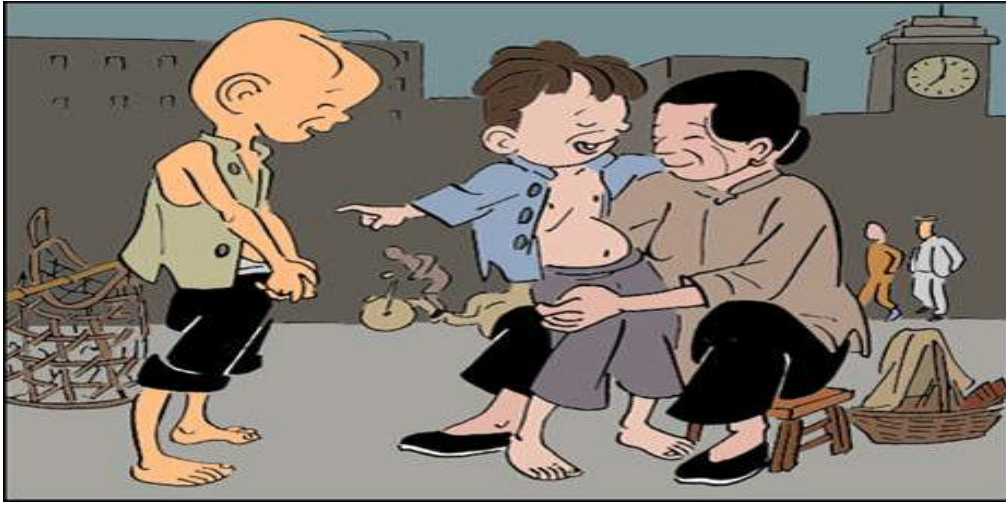


他们一边吃大饼，一边喝水。一会儿工夫，饼也吃完了，水也喝光了。两个人站起来，相互一瞧，嘿！肚子都圆鼓鼓的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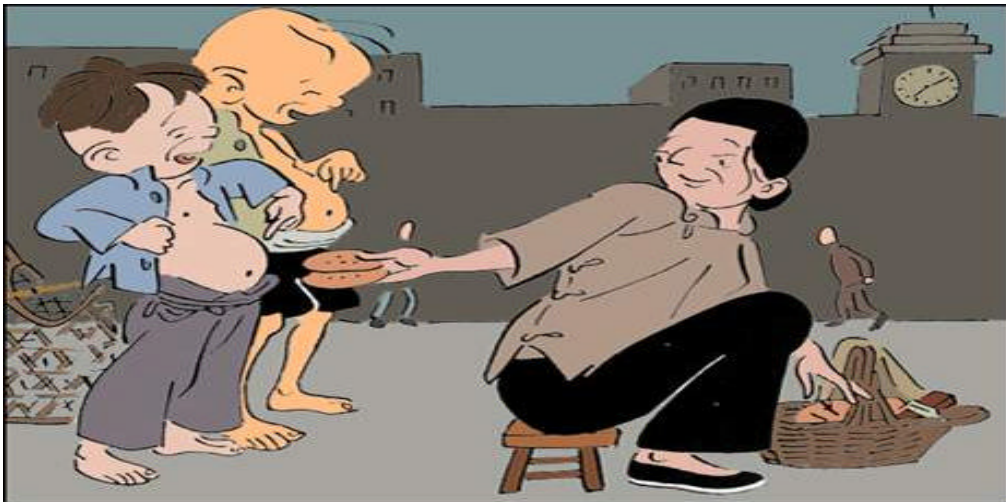
三毛瞅着阿根笑，阿根瞅着三毛乐。



天不早了，阿根对三毛说：“走吧，我领你先去找我妈。”他们来到一个弄堂外边，一个梳着纂儿的大妈正坐在小板凳上缝衣服。阿根轻手轻脚，张开双手，一下子从后面蒙住了妈妈的眼睛。大妈吓了一跳。三毛乐得忍不住笑出了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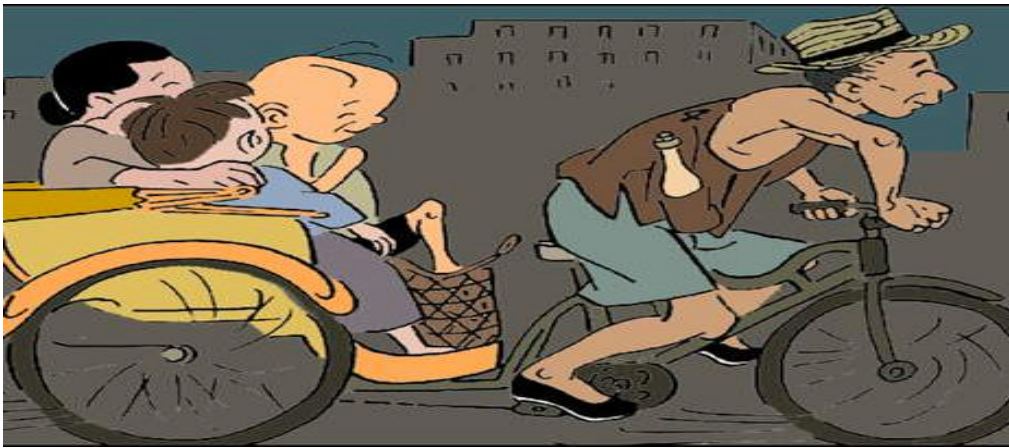
大妈笑着说：“是阿根呐，淘气包。”阿根松开手一下子蹦到妈妈面前，撒娇地扑到了妈怀里，指着三毛说：“妈，这是我的好朋友。”三毛忙有礼貌地叫了声：“大妈，我是三毛。”



大妈看看三毛挺喜欢的，就说：“好，好，你们饿了吧，这儿有烧饼。”说着就从篮子里拿出烧饼。阿根抢着说：“妈，我们都吃饱了。不信，你瞧！我的肚子。”阿根拍了拍自己圆鼓鼓的肚皮。



他们正说着，那边过来了一辆三轮车。阿根迎上去喊“爸爸，爸爸，瞧！我的好朋友，三毛。”三毛也赶快跟上去叫了声：“大伯”。刘大伯从车上下来说：“好！好！好好在一块玩吧。”



天快黑了，刘大伯要拉刘大妈和阿根回家。阿根把三毛也拉上了三轮车，“快上，跟我们一块回家。”刘大伯、刘大妈也很欢迎三毛，直招呼三毛上车。三毛乐得心里怦怦直跳，多好的一家人啊，他好像又回到了亲人跟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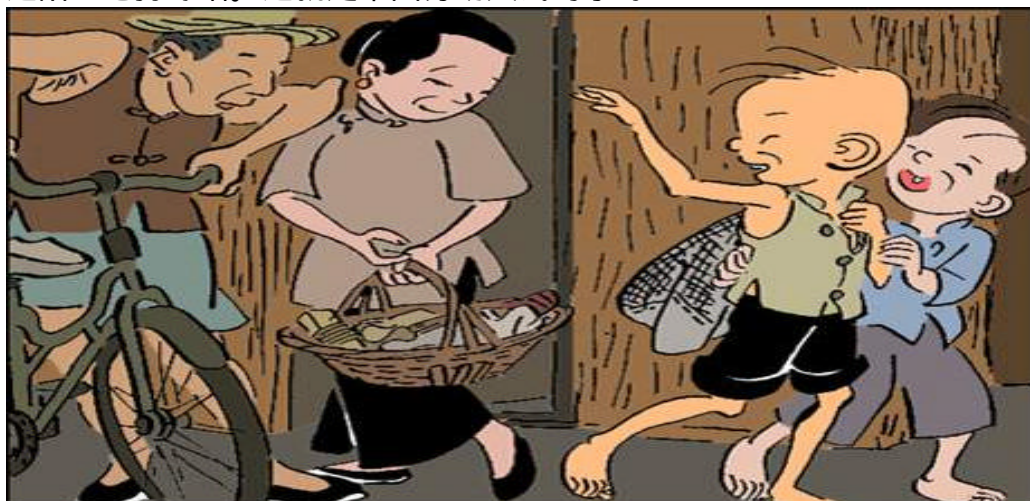
大伯蹬车，大妈他们娘仨坐在上面，不一会儿工夫就来到了阿根他们家。这是一间用大竹竿子和木头板子搭的房。院门口，站着一个大姐姐，穿着打了补丁的花小褂，光着脚。大姐姐身后背着一个小娃娃。阿根对三毛说：“这是我

姐姐，那是我弟弟。”大姐姐冲三毛笑了笑。
大妈把三毛让进院子。院子不大，还挺热闹。院子里养着母鸡、小鸡、鸭子，还有小猫。三毛抱起小猫亲了又亲。



这天晚上，三毛就住在了好朋友阿根家。这个用竹竿、木板搭的房子，没有墙，只是用席子围着挡着点风。三毛和阿根全家大小共六口人就住在这儿。

大伯和大妈睡在下边那层窄窄的板子上，阿根和姐姐睡在上面的板子上。小弟弟自个儿躺在一个用绳吊着的大篮子里。三毛缩身躺在三轮车的座子上。夜深了，人静了。母鸡、小鸡蹲在破木盆里合上了眼，小猫卧在三轮车座子下边陪三毛打呼噜。这就是中国劳动人民的家呀！



第二天一早，阿根一家都起来了。刘大伯推着三轮车出去拉客。刘大妈提着篮子出去给人家缝补。阿根姐看家，照看小弟弟。阿根和三毛各背一个破麻袋，到铁道边去拣煤核儿，好拿回来烧火做饭。



阿根带着三毛来到堆得像小山似的煤渣、脏土前。阿根先蹲下，从一堆废煤渣里扒了一会，拣出一些没烧透的煤块，递给三毛看：“拣这样的，才能烧呐！”



三毛点点头，也蹲下去，在灰堆上扒开了。三毛干活从来不惜力，两只手在灰堆上连扒带刨，一会工夫，就刨了个坑。三毛跳进坑里，拣出来好些没烧透的煤核，一把一把递给阿根。一会儿，三毛的手和脸全蹭黑了，成了一个小黑人。



他俩拣了不少煤核，有两麻袋。三毛挑了一个沉的自己背上，阿根抱一个小的，高高兴兴回家了。三毛走在前，阿根跟在后。



阿根发现沿着三毛留下的黑脚印有不少煤核。原来，三毛背的麻袋破了，煤核从破洞掉出来了，可三毛不知道。阿根跟在后头一边走一边拣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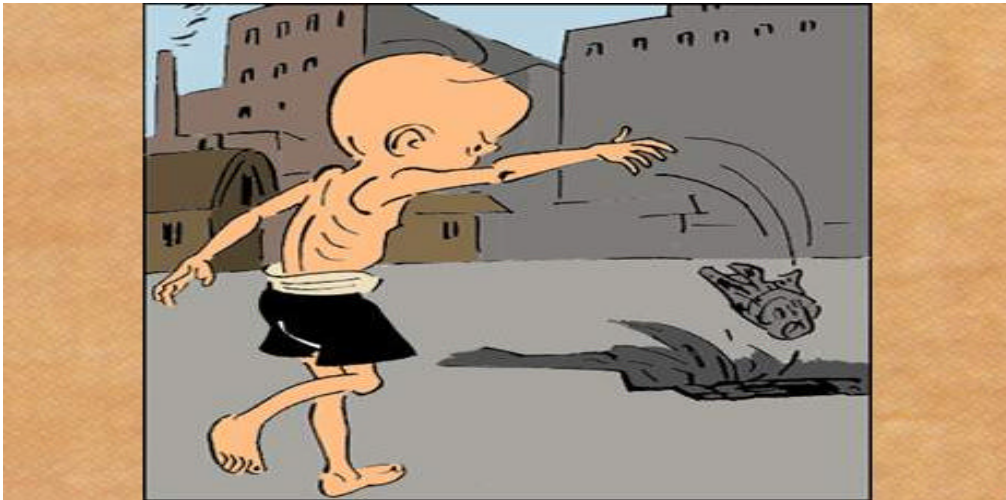
谁知，三毛那麻袋的窟窿越来越大，掉的煤核也越来越多，阿根在后边都来不及拣了。三毛也觉得怎么越背越轻？回头一看，阿根正费劲地吭哧吭哧挪步呢！而自己的麻袋都快空了。三毛赶紧过来，帮阿根背过来，俩人把煤核送回了家。



等到了家，俩人都让汗水湿透了。三毛脱下破背心一看，上边黑糊糊，又粘又脏。大姐姐就拿来肥皂，让三毛脱下背心去洗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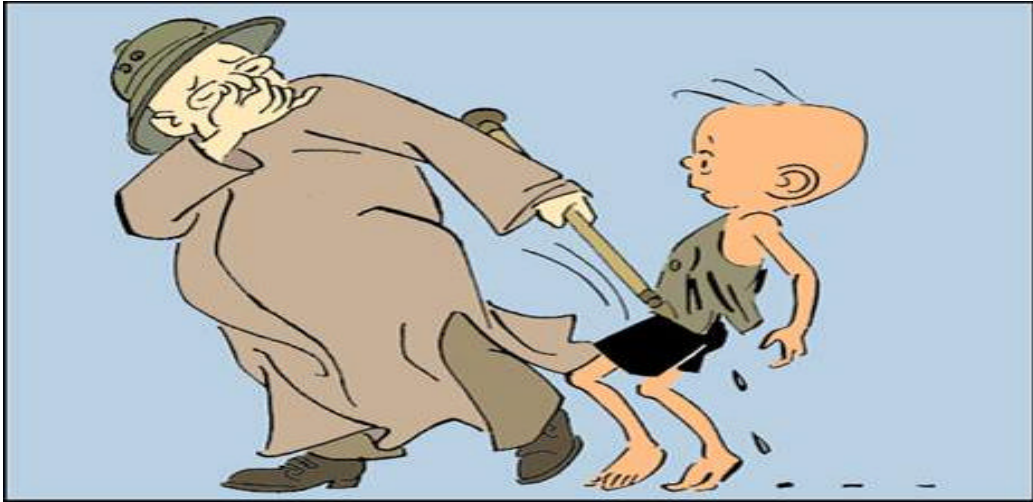
三毛拿了背心到后边菜园子去了。他把背心放在水塘里涮了涮，提起来一瞧，哇！怎么搞的，背心更脏了，成了黑背心。能不黑吗！这水塘里的水比三毛的背心还脏呢。



这可怎么办呢？水塘太脏，没法洗呀，越洗越脏。三毛一赌气，把背心扔在土坑里不想要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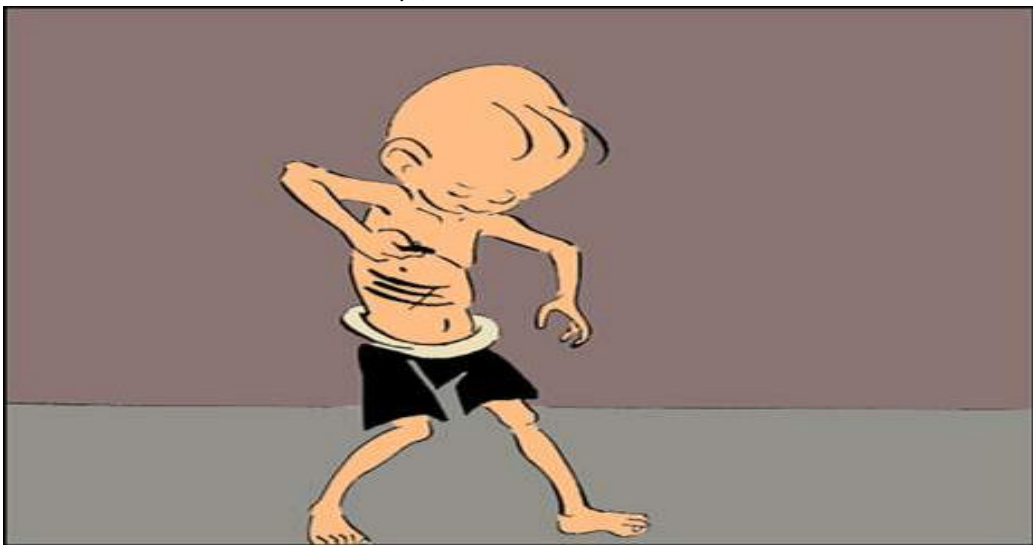
三毛光着膀子正要走，一眼看见墙上贴着“不许赤膊！”的标语。三毛怕挨罚，只好又跑回去，把背心拣起来又穿在身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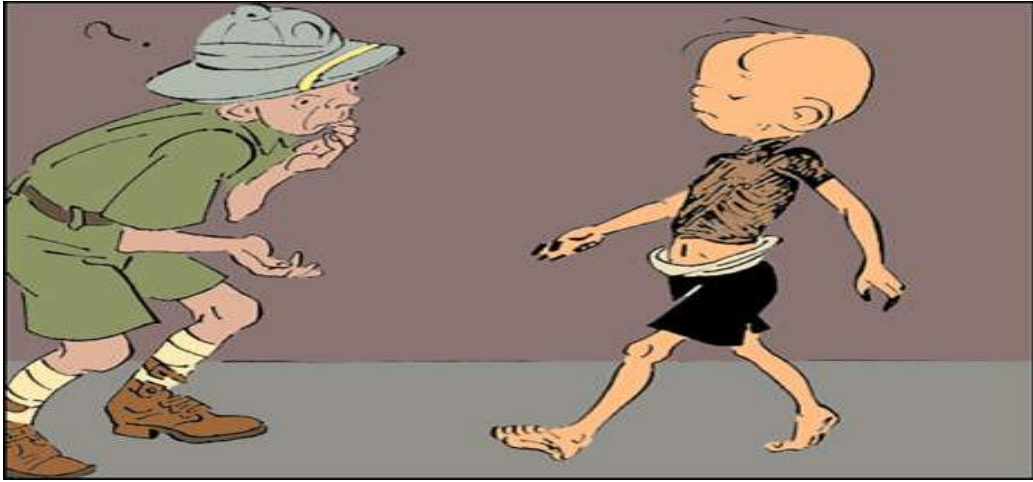
可破背心又臭又脏，三毛穿着在街上一走，行人一个个都捏着鼻子捂着嘴，直他。一个有钱的家伙还拿着文明棍戳三毛的肚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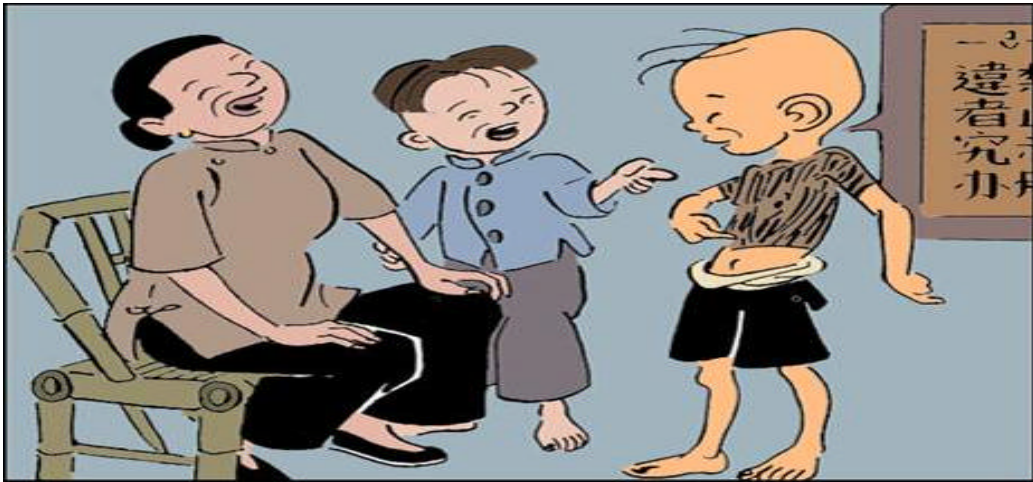
三毛这下可生气了，他脱下破背心朝那个人拽了过去，正好拽在那家伙后背上，把他的丝绸大褂染黑了一片，真解恨！



没有了背心，三毛不敢在街上走。哎，那边正停着一辆小推车，车上放着三篓木炭。三毛有办法了。他拿起木炭在自己身上涂成黑色，就像穿了一件小褂似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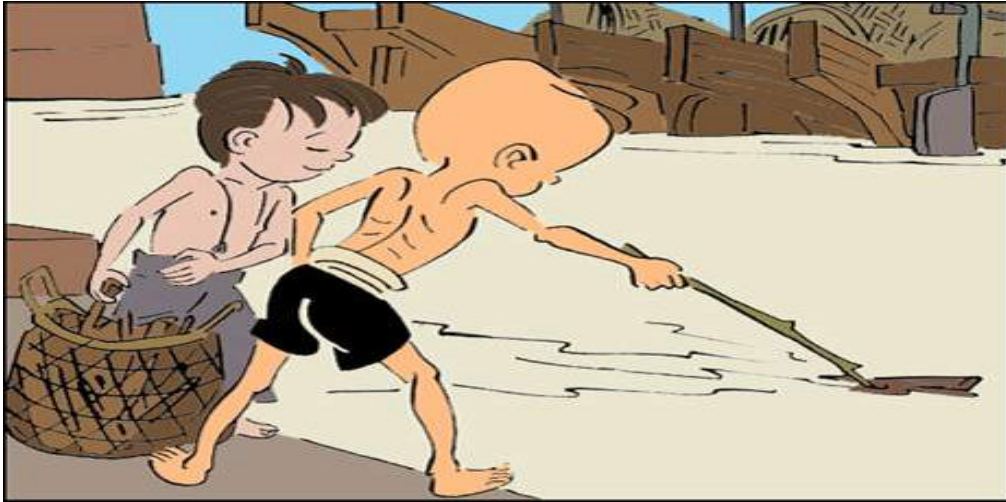
街上巡逻警察瞧着三毛，还以为他穿了一件黑色的紧身汗衫，挺新鲜的，眼睛睁得大大的使劲盯着看。三毛就穿着这件自己涂的黑小褂，大模大样地从巡警面前走过去。



一路上他大摇大摆，回到了家。阿根见了，乐得直拍手。刘大妈也笑了。



大家笑完了，刘大妈找出阿根穿的一件带格的背心给了三毛。三毛洗干净身子，换上这件背心，心里暖乎乎的。



吃了中午饭，三毛就和阿根去拣破烂。他俩走到一条河边，看见河当中飘过来一块木板。三毛开头用竹竿去够，可木板漂远了，够不着。



三毛索性脱下背心，一纵身从桥上跳下去，在水里扑腾了几下，就游到木板跟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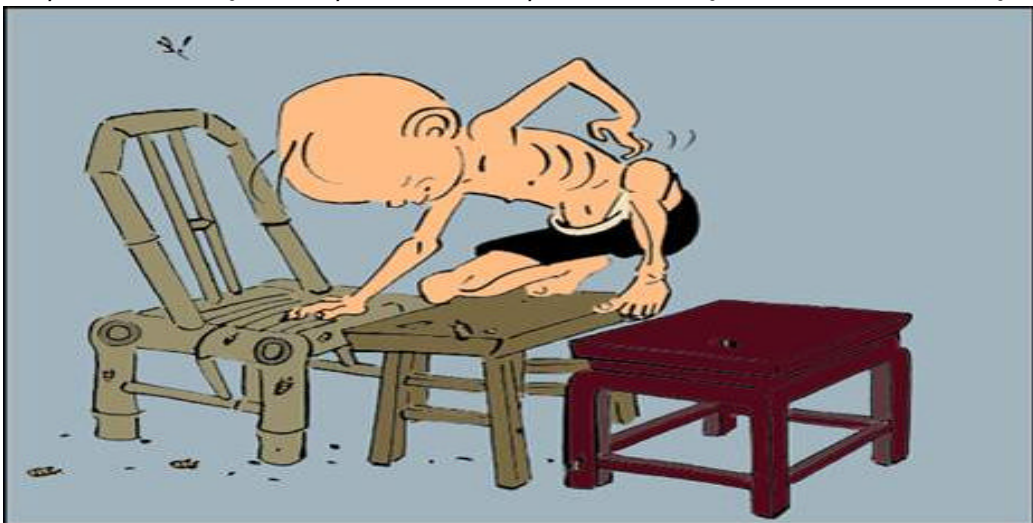
嘿，这板子真不小。三毛一手打水，一手就把木板拖到河岸。岸上看的人都称赞这小家伙“真够行的！”



拣回破烂，天还早。刘大妈对三毛说：“你去接点水吧！”三毛提着桶来到街头的水站去接水。嗨！水站前人真不少，个个都提着桶。三毛只好排在后头等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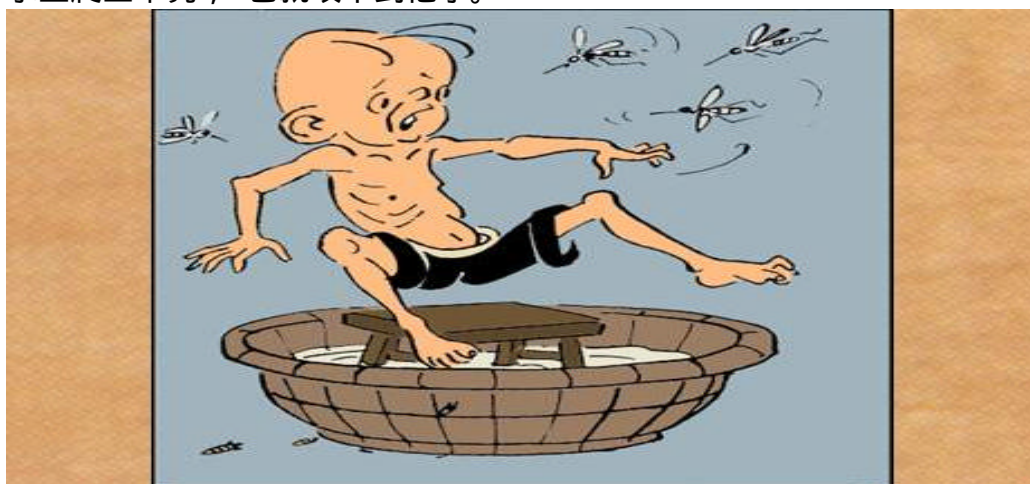
从下午三点一直等到晚上八点，天都黑了，才轮到三毛。他拧开龙头，不见水流，只见水滴答。天热，用水的人多，水都用完了。三毛白排了半天队。



天黑了，三毛用两个小木凳和一把小竹椅搭了个小床。他想，这总比在三轮车上卷着腿睡痛快多了。谁知，刚躺下不一会，就觉得身上痒痒，他坐起来一，原来是臭虫咬了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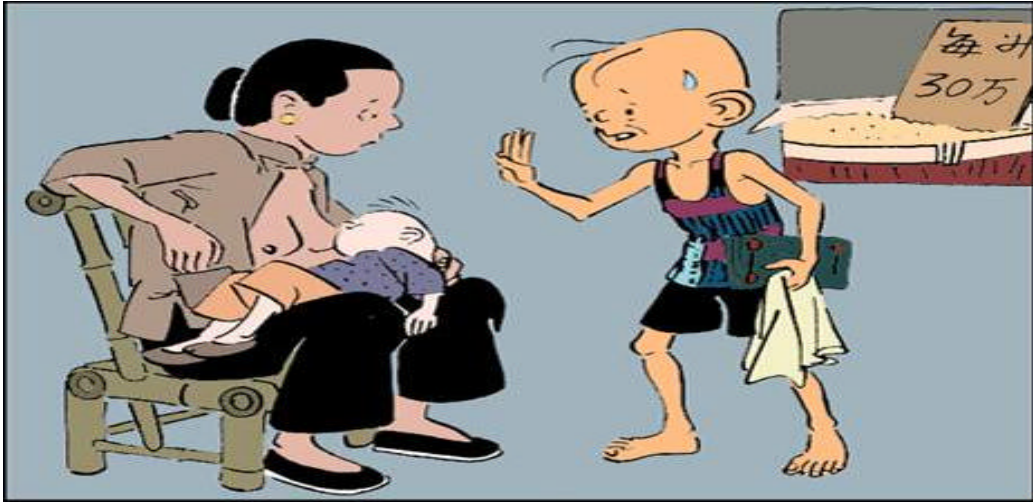
三毛灵机一动，搬来了大木盆。他从河里提来一桶水倒在盆里，把木凳放在木盆水中央，自己蹲在木凳上睡。他想臭虫怕水，木凳是在水里，臭虫不能从水里爬上木凳，也就咬不到他了。



可没想到，他刚要打盹儿，“嗡嗡嗡”，盆里的水又把蚊子招来了，它们围着三毛又飞又咬。三毛连拍带轰，怎么也轰不完。这一宿啊，臭虫、蚊子闹得三毛连觉都睡不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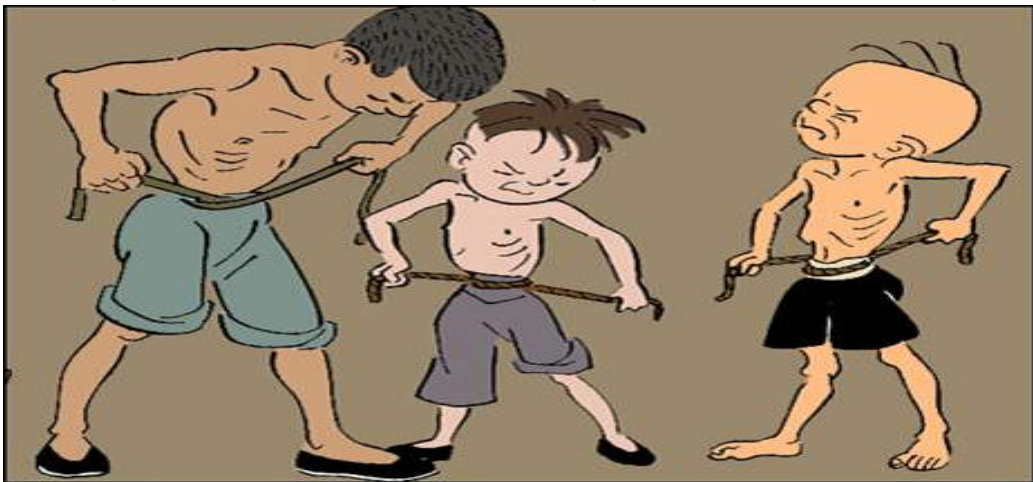
三毛在阿根家住，全家都不把他当外人。一天，大妈给了他 20 万元钞票，让他去买一升米。一升米就是一斤米。三毛跑到粮店一看，米筐子上的木牌写着“每升米 30 万元”。米涨价了。三毛只好拿着钱跑回了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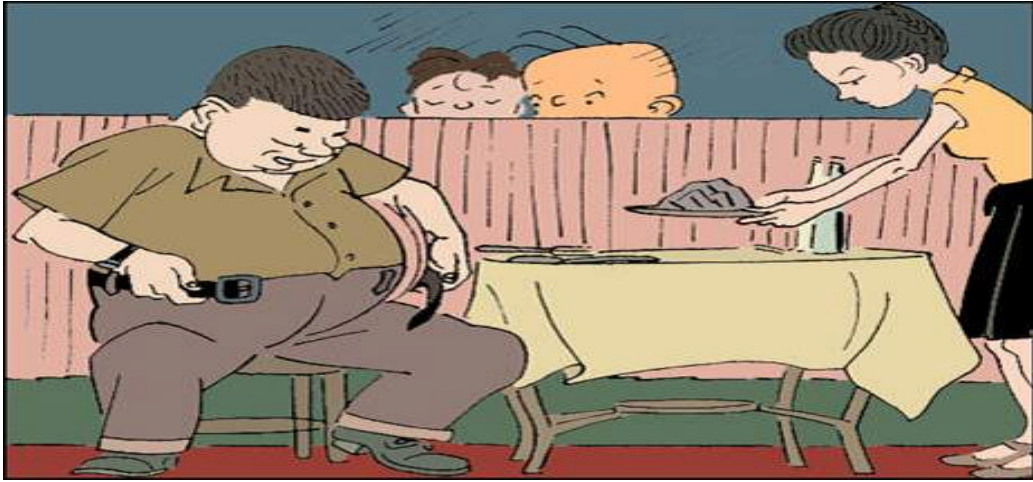
大妈听说米又涨价了，只好给三毛添了10万元钱，叫他快去买，要不，一会儿还得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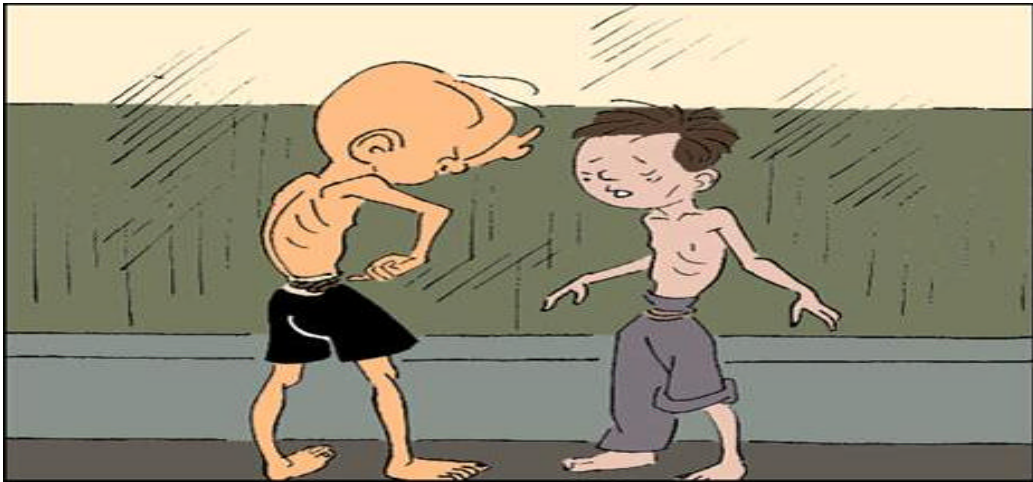
三毛撒腿就跑，一到米店，只见老板又在换米筐子上的木牌，他把一个写着“35万元一升米”的换了一个“40万元一升米”的牌子。三毛傻了眼。就这么点工夫，一升米涨了两次价。这回三毛聪明了，赶紧买了不到一升的米。他会算呀，如果再回家取钱的工夫米又涨了，这30万元连半升米都买不到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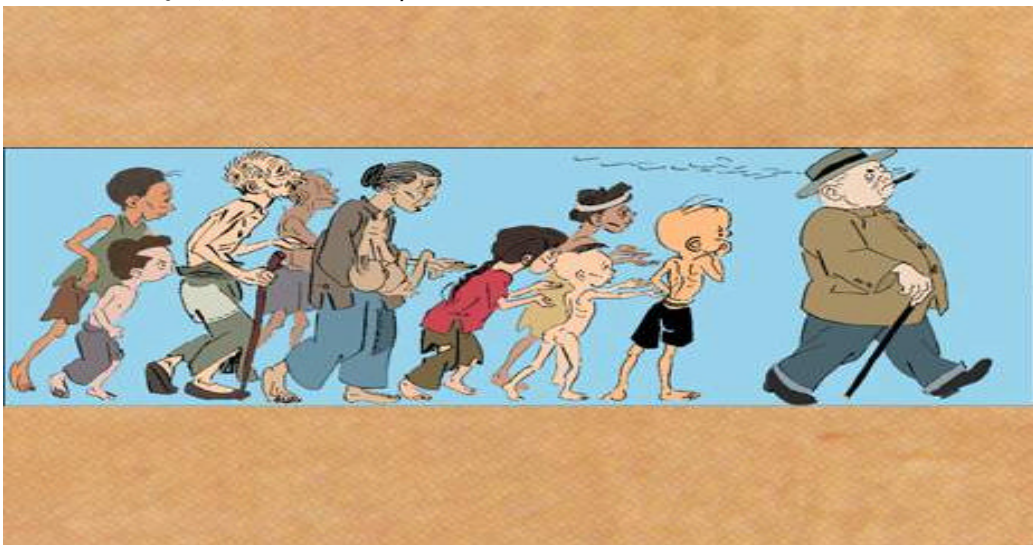
到了吃晚饭的时候，为了节约粮食，刘大伯想了个办法。他用自己的腰带把肚子勒得紧紧的，又给阿根和三毛一人一根绳子，让他们也把肚子勒紧。他们把腰勒得又细又瘦，好像细腰大马蜂，全家这才坐下来吃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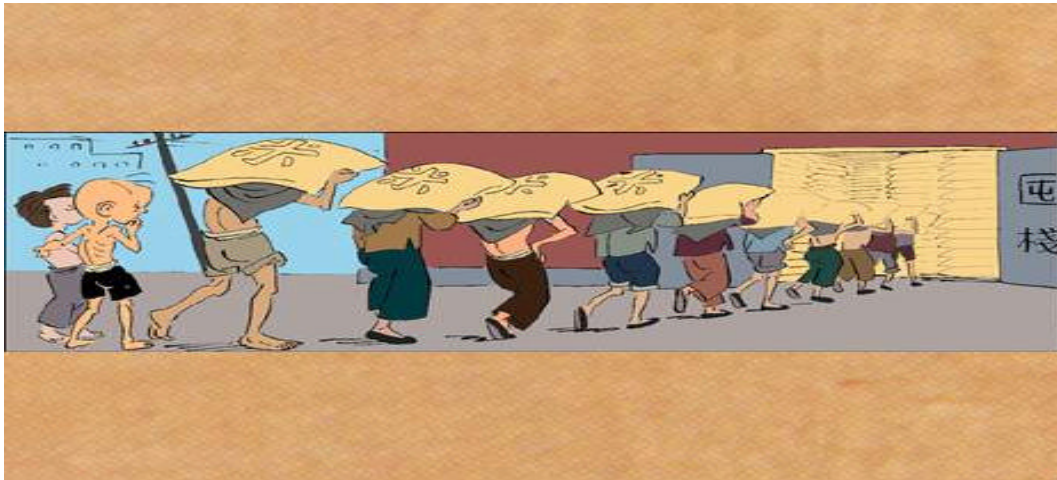
三毛和阿根勒紧肚皮，还得出去拣破烂。两个人走过一个餐厅，看见餐厅靠窗户那有个胖子，正坐在餐桌旁大吃大喝呢！吃得肚子鼓鼓的。他吃得撑得慌了，就把腰上系的皮带解开，松了松，接着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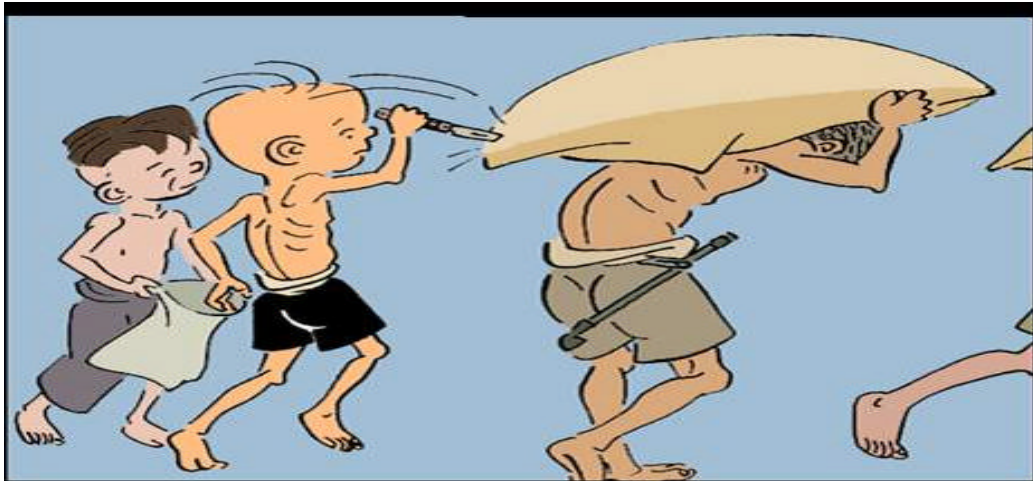
三毛他俩看着那个吃得满嘴流油的胖子，又看看自己勒得那么细的腰，心里真不是滋味啊。真是撑的撑死，饿的饿死呀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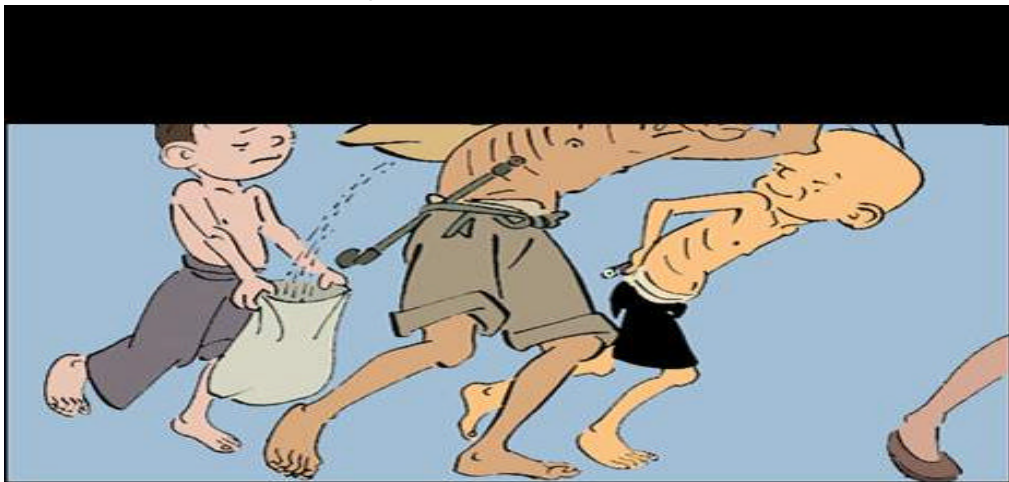
旧上海，有钱的阔老爷在街上走，后边就会跟上一长串要饭的，喊着、叫着：“行行好，可怜可怜穷人吧！”这些老爷挺着圆肚子，抡着文明棍，蹬着大皮鞋“咔咔”地走，一个子儿也不会给要饭的穷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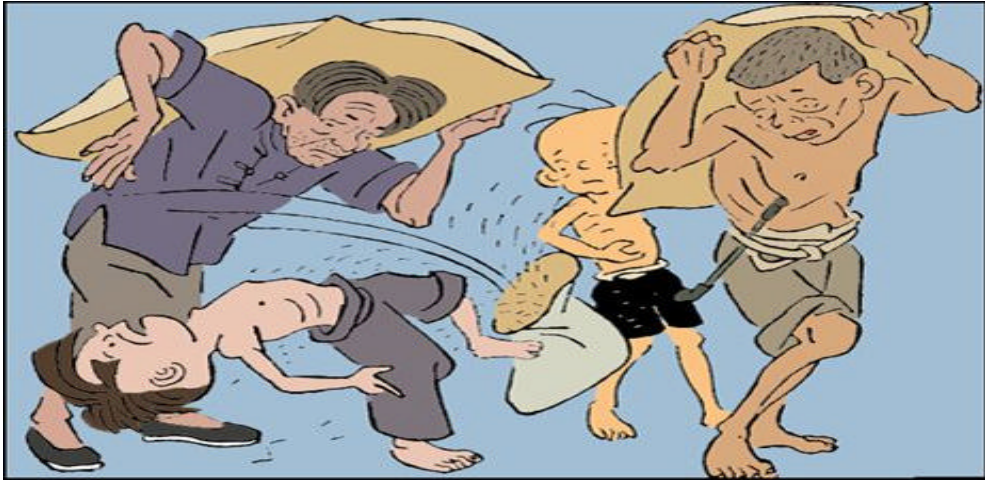
这些阔老爷还花钱买下好些粮食存起来。三毛亲眼看见，好些扛大包儿的搬运工人，肩膀上扛着一百斤重的大米包，送进阔老爷的仓库里。这个大仓库从地到屋顶堆满了一口袋一口袋粮食，多极了。



这些阔老爷存这么多粮食，是想要在穷人身上打主意呢！三毛和阿根恨透了他们，俩人跟在扛米的工人后边，悄悄用小刀把米包划开口子。



米口袋划破了，米从包里漏了出来，阿根赶紧用小布袋去接。他们想用这个办法弄点粮食，度过眼前的饥荒。



阿根正在接从米包里漏出来的米，被后面扛米的人发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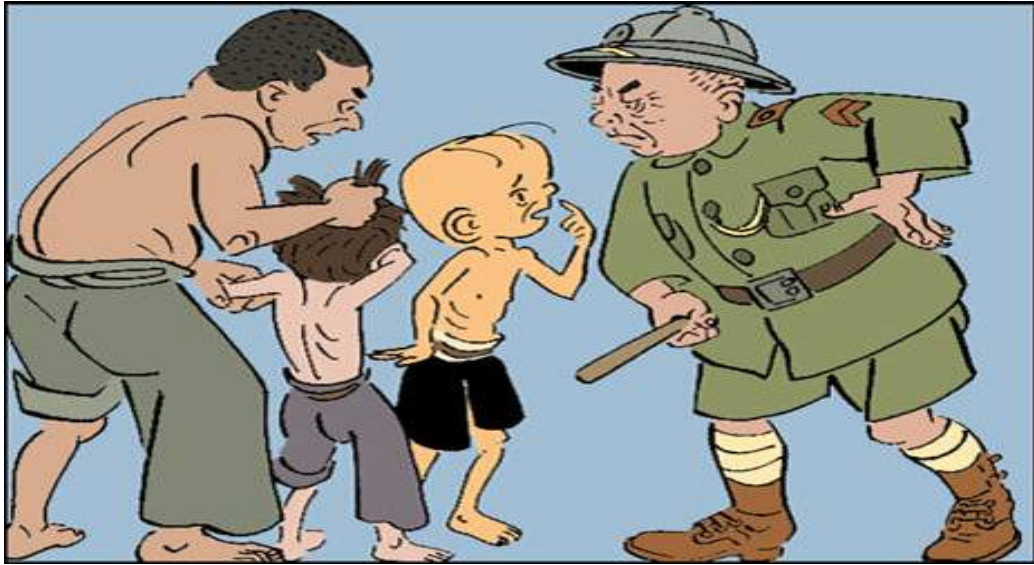
那人一个巴掌打下来，把阿根打了一个四脚朝天。米没得到，装漏米的小布袋却被扛米的抄走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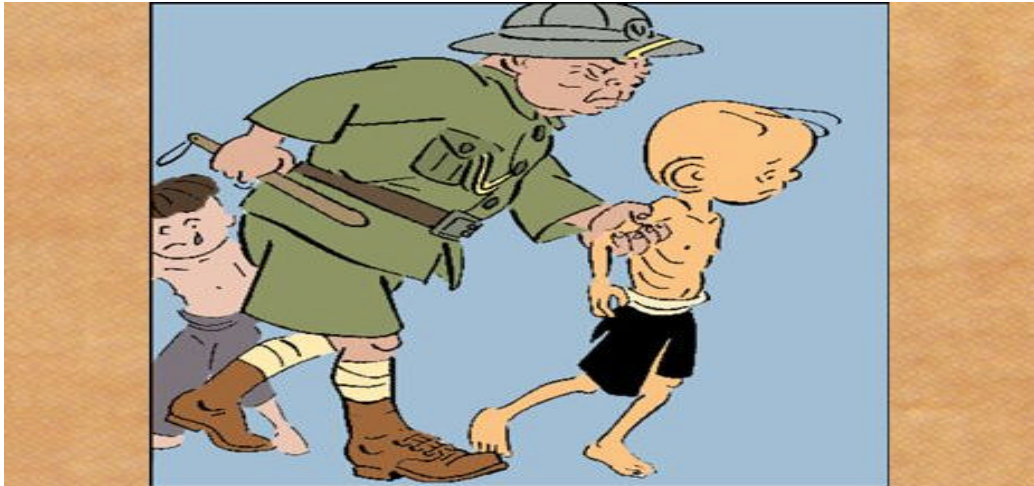
阿根的肚子实在是饿坏了，再也忍不住了。他看见街边有卖火烧的，就不顾一切发疯似地冲过去，抓起一块火烧转头就跑，一边跑，就一边大口咬火烧。



卖火烧的看有人抢了自己的火烧，不干了，就去追阿根。阿根毕竟人小，加上肚子饿，身上没劲，很快就被抓住了。



卖火烧的揪着阿根的头，把他带到巡警面前，要让巡警把阿根抓走。三毛一看，急了，跳过去，扶住阿根，对那个巡警说：“是我干的，要抓抓我！”



巡警松开阿根的胳膊，把三毛连推带搦地抓走了。阿根在后头边追边哭，可又有什么办法呢！只好眼巴巴看着人家把三毛抓走了。

